

說部叢書第二集第四編

毒菌學者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毒菌學者目次

卷上

第一章 謀殺費壽松事

第二章 謀殺勞倫少佐事

第三章 謀殺愛肯通醫士事

第四章 謀殺加謀侯爵事

第五章 謀殺妻子觀雲事

第六章 謀害克郎味而事

第七章 謀殺托勒醫士事

卷下

第八章 謀殺泰爲事

第九章 謀殺佛倫得及夾克事

第十章 謀殺健孟司及安特生事

第十一章 謀害南蓀子爵及謀殺否尼事

第十二章 謀殺密棲司通事

第十三章 謀殺倭勃郎及普耳泰婁事

第十四章 謀殺司奈爾事

第十五章 謀殺密淒空勃子爵夫人事

毒菌學者卷下

第八章 謀殺泰爲事

我歸自遠東。即擇居新橋。Newbridge 懸牌行醫。該處適有一地方公立醫院。建築將竣。而掌院醫士。尙未聘定。我甚欲得此名位。正百計經營。而該處舊有醫士。愛耳司通。R. Elleston 亦欲得此席。於是爭端起矣。

愛耳司通醫士。行醫新橋。歷有年所。遠近皆知其名。且醫道高明。遐邇敬愛。我新至該處。雖自問學識不在其下。而在其上。然一則根蒂深固。一則枝幹初芽。其間分別。不可以道里計。然而有志者事竟成。我略施手段。愛耳司通遂偃旗息鼓。全軍敗北矣。

凡地方公事。其權在紳董之手。而新橋紳董之中。陸軍少將麥壽生 Matherson

爲其首領。我既欲與愛耳司通爭此掌院席。勢必先交結少將。諺云。事機不可失。天假我以戰勝之機。我安肯失之乎。

麥少將年已半百。退居林下。而艱於嗣續。再娶始得一子。名泰。爲年甫十歲。因父母過於鍾愛。故嬌弱異常。且性情頑劣。室人皆厭之。我因欲謀事。遂與麥少將竭力結納。夕陽西下。殘月欲上。醫事完竣。後每謁少將。縱談世事。久而久之。乃成莫逆。一夜我往謁少將。以泰爲有病相告。並云愛耳司通醫士正在診視。我不禁自忖曰。苟我能乘此機會。使麥少將厭惡愛耳司通。則取掌院之名位。易如反掌。次日乃再謁麥少將。竭力殷勤。問候其子之病情。少將告我曰。泰爲今日似略癒。愛耳司通云。無甚大病。不過飲食失宜。故現正禁口。言時。麥夫人在傍作怒容。似甚不爲然者。突然曰。該醫士信口胡說。飲食失宜。安有此事。我遂曰。小孩子可愛可憐。我甚爲少將及夫人抱欠。夫人曰。倘蒙不棄。君可與泰爲稍作玩笑。我大喜。遂

往視泰爲。竭力與之說笑。夫人及少將均喜甚。卽留我晚餐。餐畢。赴烟室長談。少將曰。君意我兒無礙否。此時我不得不用外交手段。乃應曰。據表面情狀而言。似無大病。但凡事決不可過於大意。當以小心看護。防患於無形爲第一要義。少將欣然點首曰。君言正合我意。此兒過於敏慧。凡敏慧者。必嬌弱。此係常理。我聞之更喜。蓋父母溺愛其子。每大驚小怪。稍有不適。卽手足無措。醫士乃得乘間弄此手段也。少將又曰。愛耳司通醫士。技術固佳。但我恐彼不知嬌弱小兒之性情。我妻每謂彼過於無情。夫人卽曰。誠然。彼云。一劑瀉藥。三日飢餓。泰爲之病。卽可痊癒。少將喟然嘆曰。我兒嬌弱。安能受餓。君意云何。我正色曰。此事我實不便干涉。但我意似不可過於飢餓。愛耳司通醫士閱歷甚深。當有把握。數日當可安痊。無恙。此時我已決意將以腸熱症 Typhoid fever （此等病症。中國固有之。然向無定名。中國醫術。祇有療病之法。而不知病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例之。五臟殊

屬可笑。試問金木水火土與五臟究有何關係。且金木水火土五者。決不足以抱括世界一切物件。傳染此兒。蓋腸熱症之發。現需時甚。久速則三星。期遲則月餘。而病狀未現之前。患者仍能起居如常。不過略覺困倦耳。且此症大概係傳染而得者。此兒初無此症。安居大宅。無論何醫士。必不疑及。一旦得此。愛耳司通。必出其不意。入我圈套中矣。當時我正醫治一患腸熱症之病人。次日。我遂由該病人身上。覓得傳染物。又購得小兒糖食少許。將傳染物擦在一塊糖上。置諸衣袋。卽往謁麥少將。夫人又請我與泰爲玩笑。我遂乘間以袋中所帶毒糖與之。泰爲自知醫生禁食雜物。恐被禁阻。潛藏而食之。人無知者。

一二日後。我又往謁麥少將。正在烟室把酒傾談。愛耳司通醫士亦至少將曰。愛先生。我兒近日有進步否。愛耳司通洋洋然曰。進步極佳。小兒貪食。不知自足。以致停滯。無大不了事。尋將大痊。我縐眉曰。誠然。我意泰爲似略有病容。但君所見。

想必無誤。愛耳司通傲然大笑曰。我敢以我之名譽保此兒無他病。我曰。我亦願君所見無誤。言畢。故意目視少將。示疑意。愛耳司通去後。少將曰。康勃君似有不信愛先生之意。我曰。實告君。令郎之病。似與愛醫士所述者有異。但我亦無定見。且我不應干涉此事。諺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兒甚嬌弱。總以小心看護爲主。少將曰。君真至誠人。實告君。我惟願君能診視泰爲。但愛先生在我家看病已數年。一日無詞辭去。彼似乎太守舊。

一禮拜後。泰爲之病。畧無進步。以我視之。則腸熱症病狀。已漸發現。而愛耳司通視之。惟覺其頑懶耳。麥少將見病勢不減。非常焦燥。一夜。我與少將在烟室談天。愛醫士至。少將因愁急之故。又起詰問。愛耳司通微怒曰。我已言過。願將我之名譽保令郎無他病。君定不信耶。言畢。怒目視我。似疑我播弄是非者然。我乘間激之。曰。我不敢附和。據此兒之外貌。似非僅患停食。但我旣未診視。究患何病。刻下

我亦毫無把握。少將曰。康勃君所言良是。愛先生。君與康勃君合力商診何如。愛耳司通大怒曰。君如不以我爲然。請自行裁奪進行。我決不反對。卽請康勃君代我診視。亦未嘗不可。我又激之曰。愛先生。何必發怒。少將祇此一子。安得不焦燥。愛耳司通厲聲曰。平常不加察看。任小兒貪嘴。以致消化不良。此皆父母溺愛之故。我已言明無甚大病。安用焦燥。少將曰。愛先生息怒。君在我家行醫。將及十年。從未有不信君之處。惟我年已半百。僅此一兒。安得不額外耽心。我曰。父母愛子。而憂其疾病。此係人類至性。愛耳司通先生不聽我忠告。而反有怒我之意。殊非我所料。總言之。令郎決非僅患停滯。此我所自信者。愛耳司通聞之。怒極起身告別而去。麥少將亦有怒意。微語曰。倘有不測。老物不得辭其咎。

爲日旣久。泰爲之病不但不痊。而且加重。面色灰白。精神疲倦。此時。愛耳司通亦自知有誤。但不肯低首認錯。又二日。泰爲通身火熱。腸熱症之病狀全顯矣。少將

遂私向我請教。我卽以患腸熱症告之。愛耳司通聞之。大不爲然。力辯其非。麥少將因我二人不和。乃另聘一倫敦醫士助診。該醫士至。卽與我表示同意。麥少將遂大罵愛耳司通荒謬。立卽辭去。而請我診治泰爲。

是夜。愛耳司通來謁。謂我曰。天下安有此等怪事。此兒所患腸熱症。究從何處傳染得者。彼已一月未出門。既無從傳染。又何能得此惡症。殊不可解。我微笑不答。彼又曰。從此君可安心作掌院醫士矣。但願君小心謹慎。毋自疏忽。我已知其見疑。但外面依舊從容談笑。似毫不介意者。彼去後。我再四思慮。惟有將泰爲致死。以絕後患。否則小兒無知。設將毒糖事洩露。則我殆矣。次日往診泰爲時。預先將菌毒精 Muscarin 注滿空心針內。藏入衣袋。及抵該處。設詞遣看護婦他往。乘泰爲昏睡。將菌毒精注射入體。十二小時後。乃心力猝散而死。於是麥少將歸咎於愛耳司通。誓必報復。不數日。新醫院告成。我遂安然作掌院醫士。且自戰勝愛耳

司通後。聲名大噪。醫業隆盛。嗟乎白浪。殺人益己。古之豪傑。亦嘗爲之。况我乎。且天下少一泰。爲固與造物好生之道無大勃逆處。或者造物欲假我手以殺泰。爲亦不可知。雖然。君必以我爲狠心狗肺者矣。

第九章 謀殺佛倫得及夾克事

嗟乎白浪。八年前事。君猶憶之否。當君初至倫敦。曾來謁我。案頭置有玻璃育種筒 Cultivation-tubes (凡研究微生物學者。用此筒育養微生物) 數個。君詢我曰。需此何用。我笑而未答。今我將以實情告君矣。

有一老人。名佛倫得。Humphrey Friend 與我比鄰而居。終身未娶。故家惟一老僕。名夾克。及二僕婦。此老裕於財。房舍精雅。陳設富麗。而性情古怪。親朋絕迹。爲其友者。寥寥數人。我居其首。彼與我同有棋癖。夜靜燈明。把酒對局。其中樂趣。非局外人所知。我每因醫事忙碌。不能常與此老手談。中心悵恨。然每星期無論有

何大事。必想盡方法。抽出兩夕暇晷。以臨棋局。於是交誼益篤。一日佛倫得欣然告我曰。承君不棄。得爲忘年交。我在遺囑上。已載明死後貽君鉅款。我再三感謝。彼甚喜。不圖彼竭誠待友之好心。反成殺身之禍階矣。

佛倫得善於奕。我雖自命不凡。然通盤計算。輸贏相抵。不過我下子速。彼則遲鈍耳。我二人甚相得。迨最後之一日。始大相衝突。至於衝突之緣由。咎固在我。我今尙爲之耿耿。然勢如騎虎。不得不然也。

一日。我醫事忙極。筋疲力倦。而又煩燥。不克在家安坐。遂立意往訪佛倫。得蓋欲藉局上之競爭。解心頭之煩悶也。甫抵門。老僕夾克已在立候。歡迎我曰。主人在書室敬候先生駕臨。棋枰酒盞均已安置妥當。我曰。妙極妙極。今日我當得勝。夾克曰。我願主人得勝。主人今日不甚愉快。苟得勝。則彼將欣悅。我聞之。微笑不答。心中甚不悅。此老僕年雖近八十。而頑健似中年。爲佛倫得服役已四十餘載。故

主僕相得如父子。是夕。我因日間用心過度。精力疲鈍。第一局甫下四十三着。卽輸去。不覺性起。乃謂佛倫得曰。次局當以五鎊爲賭。佛倫得亦欣然曰。妙極。我當贏此五鎊無疑。此時我囊中實無五鎊之數。然而天違人願。我雖竭盡心力。欲贏此局。不圖處處受敵。愈急愈壞。佛倫得大笑曰。君技盡矣。我已算定。不須五着。君當將殺。我亦自知無可補救。然而心頭火發。不可遏止。乃曰。再下一局。當另以五鎊爲賭。我敗則君得十鎊。君敗則抵清前賬。何如。佛倫得曰。妙妙。乃回首呼夾克曰。威士忌雪茄。汝不必候我。可先往睡。我等興致甚高。或當再奕數局。少傾烟酒均至。佛倫得曰。康勃請自便。勿客氣。哈哈。我等將重整旂鼓。背城一戰矣。我此時自知精力已疲。斷難奕勝。且囊無十鎊以償賭債。毒心一起。遂以狄吉退梁 *gitaine* 少許。乘伊低首沉思之際。置伊所飲之威士忌內。當時。我實無殺伊之心。不過欲借藥力使伊腦倦。而我得奕勝耳。時已夜半。寂靜無聲。惟壁上掛鐘。

格格作響。而酣奕之際。我似聞書室門外略有微響。我不覺大疑。豈老僕夾克。仍在守候耶。苟然。則置毒藥入酒時。或已被伊窺破。思至此。心頭鹿跳。手汗粘溼。而佛倫得亦漸面色改變。我固知藥性已發作。乃專心致志。欲趁此乘虛致勝。正籌思間。出我不意。佛倫得突然倒地昏去。我方欲起身往扶。彭然一聲。室門大開。老僕夾克馳入。一語不發。惟將佛倫得抱至湘妃榻上。解去領結。除下硬領。事畢。即怒目視我。切齒曰。主人如死。我將惟汝是咎。我親眼見汝置藥入酒。我初以爲汝欲振其精神。今我知汝之惡心矣。呵。汝真惡棍。因區區十鎊之數。遂欲毒其至友。良心何在。我微笑曰。夾克。勿胡勿胡。語未終。夾克厲聲曰。勿多言。主人若死。汝當抵命。卽法律赦汝。我之兩手。亦必殺汝。言時。怒目欲裂。揎袖握拳。向我作欲擊狀。此時。佛倫得忽醒。張目曰。何事如此喧鬧。豈我昏去耶。夾克應曰。主人適纔昏去。我正舉步向前。欲設詞自辯。夾克以身橫阻。厲聲曰。待我以實情告主人後。汝始

得開口。遂轉身向佛倫得。以手指我曰。此人置毒藥入主人所飲之酒內。我在門外守候。親眼見之。彼欲毒主人。而贏金十鎊。我曰。胡說。汝安得捏造此言。言未畢。佛倫得曰。康勃君。我僕從我四十餘年。忠誠樸訥。從未曾說過一句假話。究竟君曾置藥入酒否。何不實告。我自知無可辯白。遂曰。君既欲知之。我何懼而不以實情相告。置入酒內者。並非毒藥。因我見君用心過度。而興致甚高。一時決不肯終局。故以提神藥少許入酒。俾君飲之。得格外精神振健耳。佛倫得曰。言雖巧矣。何能欺我。噫。康勃康勃。一何愚蠢至此。因區區十鎊之數。而失其至友。何樂乎。此後君勿得再入我室。我之遺囑。明日即當改去。此事皆君自誤。我亦不願再與汝交談。夾克可送康勃先生出門。我曰。佛倫得君。君誤聽一面之詞。信其僕人而棄其至友。他日必當自悔。言畢。怒目視夾克。彼微笑不語。開門引我外出。我無法。遂緩步返宅。

歸家後。一腔怒氣。變成懊恨。獨坐書室。籌劃良策。良久。拍案自語曰。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古之常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我德司康勃。一口氣在。決不令此老物改其遺囑。諺云。先下手爲強。倘我出其不意。致此老物於死地。則彼安有機。會改其遺囑。志旣決。乃入醫室。將所育白喉種 *Diphtheria Cultivation* 卽白喉症之微生物也。兩筒取出。藏入衣袋內。足穿橡皮底鞋。又將手槍。小電燈。鑰匙。一大把。掘門小鉄鑿一柄。撥門柵。扁鉄條一根。棉花一塊。橡皮手套一雙。一一收拾妥協。藏在身畔。此時剛一點鐘。爲時過早。乃靜坐凝思。口含雪茄。鐘報二點。我卽出書室。頭帶黑色軟帽。身披黑色外套。輕輕將大門微開。注目四顧。見街頭寂靜。乃潛身屋陰下。一步三顧。行至佛倫得居宅。宅中燈火齊滅。乃繞至舍後。先用電燈將後門鎖孔仔細察看。然後將袋中所帶鑰匙之大小合式者。置入鎖孔。連試四鑰匙。始得開鎖。而門內尙有門柵抵住。門仍不開。乃又用所帶鉄條插入門縫。用力

撥之。逾五分鐘。門開。我遂潛身入宅。傾耳細聽。絕無聲響。乃轉身將後門鎖上。鑰匙留在鎖孔中。蓋恐巡夜警察。無意中察出此門未鎖。反致不便也。宅中路徑。我所熟悉。屏息緩步。直赴煙室。手中又有電燈照路。故毫不廢事。數秒鐘後。即已身在煙室。火速行至置烟斗之案前。手帶手套。將袋中育種筒取出。除去軟木塞子。又用所帶棉花塊滿塗筒中毒汁。此汁中即含有無數白喉毒不及五分鐘。我已將五六箇烟斗之嘴。及數十支雪茄烟上。一一塗擦白喉種。事畢。欣然自喜。以爲苟此老物嘴含烟斗。勢必中毒。而患白喉症。此老身體衰弱。斷不能經此重病。必死。又將各物一一安置原處。收拾妥當。即回至後門。正欲開門。不覺大吃一驚。蓋鎖孔中鑰匙。已不翼而飛。知事有變。立即手握手鎗。以備不測。傾耳細聽。似覺室內有人。乃急用電燈四照。見老僕夾克。手持一棍。矗立屋隅。面色黃白。渾身發戰。我以手鎗指之。低喝曰。汝若大聲。我立即開槍。際此。我始自慶。設我稍遲。則夾克即可竄至他